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洛自治傳

(四)

林昌恆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洛 治 自 傳

(四)

林 昌 恆 譯

自 然 科 學 小 叢 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傳 自 治 洛
冊 四

O. Lodge: Past Years, An Autobiography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譯述者

林 昌 恆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嚴

◆ D五二〇七

(本書校對者華國章)

第二十二章 最初研究靈魂學的經驗

在一八七五年左右，那時我還是一個青年，我在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教力學的時候，我看見一個高年級的學生，年齡並不大，然而相貌很奇特驚人。他時常按時來上課，似乎對於力學還很有興趣。我繼後詢問我纔知道他是劍橋大學研究文學的學生，曾以樂理學爲癖好，著過一本書叫音之能力（"The Power of Sound"）。他爲增加他的物理學知識起見，他那時在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選習了一些功課。我發現他的名字叫厄底莽德·革勒（Edmund Gurney）。他很喜歡和我接近，他請過我到梅非耳（Mayfair）的克拉積斯街（Clarges Street）到他家裏去招待我吃午餐。他又把他的太太介紹和我認識，但是我對於她我看不出甚麼。繼後我們移到他書房裏去談話。他書房裏的一切家俱（連地板包括在內）上面都整整齊齊的放了一些稿件，其中有一部分已裝訂成冊，裝訂成冊的部分就是他當時準備的，繼後又由他同別的幾個人合著的活人之幻像。

（“Phantasms of the Living”）那本書的中心稿件。那本書我覺得乃是他把談鬼怪的故事拿來分類編纂的一集很無意義的雜著。這類事情我小的時候我只偶爾聽說在我出世以後發生過一件，那是關於斐雪上校（Colonel Fisher）在印度死的事情，他們談論的時候都是屏息悚慄的。斐雪上校和我有一個表姐結婚，他離家的時候把她留在家裏。他的盔飾是魚狗做的；他臨別的時候他拿了一個棉花填塞的魚狗裝在玻璃匣子裏面給她作紀念。有一天晚上，這個玻璃匣子忽然莫明其妙的落在地板上打碎了。她很不高興，她不久就得着她丈夫打死了的消息。她以後沒有活多久也死了。在我看來有學養的人要注意這種神怪的故事似乎是有點無聊，但是革勒對於他自己搜集的這些故事顯然看得很認真，認為他有一個線索可以把這些傳說與所謂親自閱歷的現象說出理由來作一個有計劃的研究。

他的觀念是認為個人的活躍印像是能够使遠在別處而感應能力又有相當銳敏的人感受；所以個人發生任何慘劇的時候，那種慘劇的消息是能够憑空傳到他遠在別處的關係人那裏去。他認為這個人（名叫「感應人」（“the percipient”））是間接受了發生慘劇那個人的一些心

靈的衝擊，發生慘劇那個人〔名叫「發動人」(“the agent”)〕是能够不知不覺的使這個人發生感應作用，於是「感應人」就得着活躍的印像，好像他真的見着、聽着或感覺着「發動人」是在他面前似的，其實「發動人」是遠在他方，普通的交通工具是一時都達不到。革勒認為在夢中或清醒時候看見鬼怪的許多傳說都可以用這個原理去解釋，並不是那個人真是到了，乃是感應人發生了一點心靈的感應或幻覺，然而就那種現象和他以前在別處表現的形態是實驗相合的意義言之，那種現象也可以說是真實的。

我對於這種神怪的學說只是漸漸的了解一點，我還是認為這種事情是一種無稽的迷信；但是我腦筋裏面已印有厄底莽德·革勒對於這種工作很認真專心研究的印像；隨後他又介紹一個劍橋大學的人物名邁爾斯(F. W. H. Myers)其人者和我認識，他說此君是他共同研究這種問題的同志。我聽過他兩個人的幾次談話，他兩個人的談話我有時也參加意見補充，我有時又提出理由反對，他們對我的言論都很平心靜氣的接受，他們承認這種問題是帶有一點迷信，例如一般人以為用神祕或非常方法所得的東西一定是不錯那就是迷信。他們說如果有人從天空得

着一點信訊，那個人一定會以為毫無疑義，真是那樣的，其實，那也不過只是一點幻覺而已，在任何情形都不比感官的正常感覺或別的任何信訊更重要。

他們同都柏林的巴勒特教授 (Professor Barrett) 時常用有些敏感的人作證明人是真有傳心能力的實驗；巴勒特對於不用普通感官都能够通信訊這種的新奇方法印像如是其深，以至於英國學會一八七六年在格拉斯哥開會的時候，他居然拿一篇論文到甲組會議去讀。那次的年會我參加了，但是讀那篇論文的時候我沒有到會，因為我對於那種問題根本就不特別感興趣；繼後我發覺會裏對他那篇論文是頗蔑視，會裏的年刊都沒有把牠拿來登載。

同時我也有我的事情；我的研究工作就把我的注意力完全吸收了，所以巴勒特來教普通物理學的時候，我雖然有時會見他，我也沒有同他去研究靈魂學。不數年後，我遷到利物浦去了，我又有正式教物理學和數學的職務。

但是研究靈魂學這些探險家是很確定的判斷人是真有不應忽視的幽微奧妙能力。他們又得着亨利·薛知微 (Henry Sidgwick) 來合作，亨利·薛知微這個人是任何人都不能說他思

想荒謬的，他們就組織一個會來研究這種能力和一般的靈魂問題，那個會他們取名叫靈魂研究會（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是一八八一年成立的，我當時並沒有參加。

一八八三年有一個演戲法的人名字叫伊爾文·彼俠蒲（Irving Bishop）到利物浦來，他公開的作很動人的表演他所謂的『傳心術』（“thought-transference”），很引起一般人注意。他的主要實驗是叫觀眾裏面隨便來一個人在他離開屋子的時候或蒙着他眼睛的時候把一顆針藏在屋裏任何地方，藏好了纔出來，一點也不告訴他，叫他去找針在甚麼地方；伊爾文·彼俠蒲把手一伸，引着藏針那個人到藏針的地方去，一下就把針找出來了。有一兩次還到城裏的街上去找，因為這樣，一般人就不能不注意了。這類的現象還表演了許多，當時的報紙還沒有注意到邁爾斯·革勒和巴勒特這三個人。他們三個人認為這是很敏感的筋肉的暗示，認為『感應人』和『發動人』接觸的時候，『發動人』的筋肉是不知不覺的就暗示了他東西是藏在甚麼地位，與真正的傳心術並無任何關係。伊爾文·彼俠蒲自然說他是沒有受這種暗示，他說他是居領導地方，是憑他的真實能力帶着藏東西那個人往那裏找着的。如我所說的，他作表演是預先在門外把東西

藏好，然後纔蒙着眼睛到街上往那裏去找的。所以那次的表演結果是頗不名譽，使許多人都懷疑這種表演是否確有任何真實能力。

那時除了別的人作過這種實驗以外，利物浦的喬治·亨利·李公司（George Henry Lee & Co.）這個正頭商店有一些店員也作過這種實驗；有兩個女子作這種實驗似乎是特別成功。這個商店的主腦馬肯·古斯里（Malcolm Guthrie）知道了這件事情，他就和靈魂研究會（該會是那時前一年纔成立的）的領袖們通信，靈魂研究會的領袖們叫他去學習他們以前做那些舊實驗的做法，又叫他使「發動人」和「感應人」都不走動都不接觸來實驗簡單的傳心術。他作了這種實驗，他作的實驗和別人以前所作的有一些舊實驗都在靈魂研究會會刊（“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的第一卷裏可以看見。

古斯里先生認為在利物浦做的這些實驗的結果是很特別，是須得有科學界的權威來證實，他於是到我們學校來看是否有教授願意去研究這種問題。結果有生物學家赫德曼博士（Dr. Herdman）和研究物理學的我願意去看這些實驗，於是就作了種種配備。一切應防範之點都防

範了，作各種實驗作了幾個星期。結果就漸漸的使我相信傳心能力（邁爾斯已開始叫「傳心術」〔“telepathy”〕）有些人確實是有的，所得的印象確實不是由普通感官表現來的。

最初有一些實驗作的人純是店員沒有外人，因此就引起別人懷疑他們是否先弄了一些標記，但是我看出來別人還是同樣的可以作「發動人」。我找了幾個生客來看某種東西或當時所繪的某種畫，同時又叫一個女子用一塊黑板或其他掩蔽物把她遮着來描述或繪畫那種東西。這些實驗在靈魂研究會會刊的第二卷裏記載得有。我除去作了別的種種實驗以外，我還用過兩個「發動人」來作實驗，一個人看一種不同的東西，彼此都互不知道別人看的是甚麼。這個實驗也作成功了。作「感應人」那個女子把兩種東西都看見了，她說她起先看見一種東西，隨着又看見一種東西，繼後兩種東西似乎跑來會合了。這種實驗的情形我認爲是很奇特，是可以送到自然雜誌去看編輯先生登不登載，很奇怪，他居然登載出來了！見一八八四年六月十二日那期的自然雜誌第一四五頁。

我們最初作這些實驗是在那個正頭店的一間屋裏作的，我們繼後把做實驗那幾個女兒請

到利物浦大學來，我們把實驗拿到利物浦大學去做，結果也做得很好。赫德曼博士雖然是性情多疑的人，然而他腦筋裏面也有幾分相信了。我們（至少是我）漸漸的就斷定人的心靈是能夠不用物理上的普通媒介也可以直接對於別人的心靈發生作用。當時有人以爲是腦波（brain waves），和以太波的關係（例如克魯克斯（Crookes）就頗有這種想法），但是我總根本懷疑物理上的任何交通工具究竟是否真能够在這種情形使用。這種作用似乎是不帶物理性質，乃屬於純性靈的性質。我們使發動人和感應人分住在各個屋子來做實驗，我們實驗味覺、嗅覺和痛苦的傳達也多少有幾分成功。我看了許多實驗以後，我就根據其整個的結果斷定人與人間的心靈傳達（即邁爾斯所謂的「傳心術」）是真實的，我就斷定革勒對於活人呈現的幻像的舊假說是有相當的正確。他所臆斷的原因早就有人認爲有可能；故事的留傳說人在受苦或臨死的時候他有關係的人偶爾得着惡夢看見他，這個似乎是最簡單、最合理的解釋方法。

繼後我同邁爾斯和革勒都更熟識了。我到劍橋去拜會過邁爾斯多次，我同他漸漸的就成了頗親密的朋友。我又常出席那時纔成立不久的靈魂研究會的會議，那個會在亨利·薛知微領導

之下纔開始活動我同亨利·薛知微也認識了我須得在這裏說明一下靈魂研究會是和許多人
所想像的不同，不是成立起來研究人死了以後靈魂是否還存在的問題的；牠研究的內容也和這
個問題沒有特別關係。牠的目的是在研究人的幽微奧妙能力；心靈的傳達就是牠已經用實驗證
明（有人如此云云）人是具有的一種能力。邁爾斯並且還更進一步，認為如果人的靈魂不用身
體的器官都能够對於別人的靈魂發生作用，那嗎人的靈魂在人沒有軀體了的時候也就有存在
的可能。他認為如果靈魂不用軀體都能够發生作用，那嗎人沒有軀體了，靈魂也就還有繼續存在
的可能。靈魂與軀體有獨立的作用在邁爾斯看來似乎是很可揄揚的一種學說。

我們在有一個期間沒有作出有證據的重要發展，繼後我們忽然得着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
授威廉·詹姆士 (William James) 一封信，說他或他的親戚在波士頓 (Boston) 發現一個人叫
派柏夫人 (Mrs. Piper) 有奇特能力；信上說她在入迷狀態的時候她能够得着現在的人的個人
私事的消息。這種現象或許能够用特別高深的一種傳心術來解釋，但是按一種假說，說她在入迷
狀態的時候她的靈魂是暫時離開她的軀體和別的永遠離開軀體的靈魂（即是和現在的人死

了的親戚）實際接觸還更能解釋。那就是當時表現出來的現象，不過當時還沒有人肯那樣主張罷了。然而那時也有人開始覺得如果業已證明活人與活人是有傳心能力，那嗎活人與死人也能夠有傳心能力。如果人死了人的靈魂還存在，人的靈魂能夠單獨的（即是脫離舊軀體）對於別人的接收器官發生作用，那嗎死人（即是喪失軀體的人）就不一定不能够同有相當敏感的人通往來。

靈魂研究會決定請派柏夫人到英國來開始認真研究她的能力是真到了甚麼程度，考查她的表演是否能用活人與活人間的傳心能力（不管她的傳心能力是高到甚麼程度）來解釋，考查她的能力是否真相當於活人與死人間的傳心能力。於是在一八八九年就把派柏夫人和她的兩個女兒（那時都是小孩子）請到英國來了。邁爾斯不能去接船，因為我在利物浦，他就叫我去接。我去接了，我送她們到一個旅館去住，她們在那裏一直住到她們要到劍橋去的時候纔離開。她在劍橋和邁爾斯夫婦（我斷定是邁爾斯夫婦）作過一次靈魂實驗。不管怎樣，邁爾斯是給我寫了一封信，說她是一個完全純正的人，說她的能力至少是達到了傳心能力的地步。我看出他信裏

候她真像和他們親自接觸了，她真報告了一些正確消息，那些消息是要知道他們的內心纔能够知道的，這種現象是用任何正常方法都不能解釋。

我隨着就到劍橋去，我作了一次靈魂實驗（這是我第一次用入迷的通靈人（medium）作靈魂實驗），由邁爾斯記錄。實驗的結果是很驚人。我從許多陰靈的人得了不少的消息，最奇特是我的姨母安妮（Anne）也攝伏通靈人降臨了，我這個姨母我在上文敘述我受的教育那幾章是常常談到的，那時她已經死了（是因爲癌病動手術死的）；她用她談話很有精神的態度提起她生前和我所約的「如果她先死，她一定要轉來告訴我靈魂現象是真的」那件事情，她用她平常的聲音和我談了幾句話。這是很奇特的事情，但是她談話的精神和她下的決意的特點確都表現出來了。實驗作到半夜纔作完，還談了許多話，實驗作完的時候，邁爾斯和我都疲倦極了。在那些時候，派柏夫人入迷是很徹底的：是很要費些時間纔能够入迷，又很要費些時間纔能够清醒，並且在入迷的時候，別的一切事情她都不知道。派柏夫人在劍橋之時，邁爾斯有許多客都同她作過實

驗，這些情形在靈魂研究會會刊的第六卷記載得有。其中有些客因爲是很著名的人物，他們作靈魂實驗雖然得了很好的結果，但是他們以他們的姓名和祕密是有關公務爲理由嚴囑不要宣布就沒有宣布。其中有一兩次因爲沒有嚴守祕密，結果還是宣布了。

那時的問題是在試驗人心洞察力 (mind-reading) 和排除人心洞察力，要由派柏夫人去求當時無任何人知道但是以後又能够證明的那種結果。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們只要想一想就知道這是顯然不容易。但是我決意把派柏夫人請到利物浦住在我家裏來做這種實驗。我只簡單的說，我們做這種實驗做出的結果還好。我設法同我死了一些親戚接觸了，他們年青時候的事情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把他們那些事情說出來，繼後由他們同時代生的那時還健在的一些老人證明確實是那樣的。我又研究她具有的其他許多種能力，例如叫她把她頭頂上還沒有啓封的信讀出來，這種現象已經有康德 (Kant) 同黑格爾 (Hegel) 證明是真實的，他們叫這種現象做『心窩讀法』 ("reading with the pit of the stomach")，不過稱法和我們不同而已。不管怎樣，這確實不是用感官來讀的，這又可以表明人是有普通所謂『神視力』 ("clairvoyance")

的這一種幽微奧妙能力。

我的朋友愛撒克·湯卜遜 (Isaac Thompson) 夫婦到我家裏來同派柏夫人作過實驗，結果很好；我又找了她完全不知道他們的情形的許多客來同她作實驗。此中有倫鐸爾校長 (Principal Rendall)、岡勒教授 (Professor Gonner)、馬克飛·坎柏爾博士 (Dr. Macfie Campbell)，他們都得着驚人的結果；此外又有上文第十三章敘述過的倫德法師 (Rev. T. W. M. Lund)。我沒有得着我的朋友約翰·瓦特生法師 (Rev. John Watson) (此人我在上文第十三章也談到過) 來和派柏夫人相會；他那時到埃及去了。他的太太寫了一封信給我，派柏夫人把這封信原封放在她頭頂上由她的攝伏人「飛侶」(“Phinuit”) 把牠讀了，這件事在靈魂研究會會刊第六卷第五三五頁敘述得有。不幸啊，約翰·瓦特生以爲在這個報告裏面須得隱名，他把他的名字隱爲「喬治·威爾遜」(“George Wilson”) 就把實驗的記錄弄壞了。我須得在這裏說一說，那次的實驗還有別的許多地方也弄得顯然不好；因爲同我通訊那位老先生是約翰·瓦特生的祖父，他的祖父和父親我以前都不認識，我就把他祖父誤認爲是他父親去了。他要知道的是他父

觀的消息，繼後我把消息交給他，因為觀點錯誤，消息的解釋自然也就很混淆錯誤了。

我能够想到防範之點我都防範了；整個的說來，派柏夫人實驗的結果是很可以供我們下一個確定的結論。她實驗的結果在靈魂研究會刊的第六卷裏載得有報告，她走後不久我就同我的太太到意大利的阿拉學（Allassio）去了，於是我不僅完全相信人死了以後人的靈魂還存在，並且還完全相信在某種條件之下死了的人還有同活人通往來的能力。這是我將近一八八九年的耶穌聖誕節的事情。

靈魂研究會的領袖

我在勒克罕普吞大屋（Leckhampton House）去拜訪邁爾斯的時候，我除去作過別的事情以外，他到紐覽學院（Newnham College）去作一次講演講克拉布（Crabbe）這個詩人的時候，我也同他去了。他們讓我坐前面一排，他講演的技術真是非常好。他沒有帶講演稿；他把克拉布的爲人和他著的詩用異常頌揚的詞句稱譽了以後（雖然我了解他的意思他也承認克拉布是